



南京大学犹太文化研究所文丛 第八辑

论犹太文化

ON JEWISH CULTURE

徐 新◎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论犹太文化

ON JEWISH CULTURE

徐 新◎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广州·上海·西安·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犹太文化/徐新著. —广州: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2013. 2

ISBN 978-7-5100-1312-6

I. ①论… II. ①徐… III. ①犹太人—民族文化—研究 IV. ①K1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10582 号

书 名 论犹太文化

责任编辑 孔令钢

出版发行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地 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大江冲 25 号

<http://www.gdst.com.cn>

印 刷 鄂州市信谊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6.75

字 数 290 千

版 次 2013 年 2 月第 1 版 201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100-1312-6/K · 0169

定 价 49.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南京大学犹太文化研究所文丛》

编辑委员会

主编:徐 新

编委(按姓氏笔画排列):

张倩红 肖 宪 宋立宏 陈贻铎 孟振华

钟志清 洪修平 徐小跃 徐 新 黄陵渝

殷 罡 傅有德 赖永海 潘 光 Samuel Heilman

Anson Laytner Aharon Oppenheimer David Stern

《南京大学犹太文化研究所文丛》 总 序

在举国上下纪念和庆祝中国改革开放 30 周年之际,中国的犹太学研究界迎来了又一个有纪念意义的日子——犹太文化研究在中国全面开展 20 周年纪念日。诚然,从广义上说,中国的犹太学研究之萌芽完全有理由追溯到 100 年前,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 20 年代曾有若干关涉犹太文化方面的文章、书籍面世,这在中国可是第一次,是中国学者第一次接触犹太文化并对之产生兴趣。不过,稍加分析便可看出当时的文章书籍主要是个人偶尔之作,或一时之兴所为,很少能够看到这些学者的后续之作,几乎没有任何一位全身心投入犹太文化的系统研究,也没有任何组织或机构有计划地推进这一研究在国内的开展。20 世纪 30 年代后,犹太文化研究在中国的消退也就十分自然。

30 年前在中国开启的改革开放引起了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新一代学者对犹太文化的浓厚兴趣。毕竟,西方社会是与犹太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走向世界的中国显然需要了解作为西方文明源头之一的犹太文化。在这一背景下,犹太文化研究再次在中国开展也就十分自然。不过,严格说,真正有意义的中国犹太文化研究只有 20 年的历史。它起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到了 2000 年后逐渐形成高潮,几乎涉及犹太文化研究的所有方面。回顾历史,中国犹太文化研究在过去 20 年中取得的成就(也是我们界定犹太文化全面开展的标准)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 专门研究机构组织的出现

专门从事犹太文化研究机构的出现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犹太文化研究的开展和深入。无论是 80 年代末成立的上海犹太文化研究会、中国犹太文化研究会,还是 90 年代成立的分布在全国各地,特别是有关高校的犹太文化研究中心,都是这样的机构和组织。很显然,组织机构是事业推进的最有力保障。

2. 犹太文化研究成果的大量出版和发表

据不完全统计,20多年来,我国已经出版的涉及犹太文化各个方面的书籍在600部之上。国内众多出版社都加入这一出版活动。而已发表的论文更是超过了1000篇。从核心学术刊物到流行报刊,从综合性的到专业性的,从全国性的到地方性的,从学报到普及性的刊物都有。其中具有标志性和有影响的成果有:顾晓鸣主编,上海三联书店在90年代陆续出版的近20部的“犹太文化丛书”;徐新、凌继尧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93年出版的首部中文版《犹太百科全书》;傅有德主编,山东大学出版社在1996年后陆续出版的“汉译犹太文化名著丛书”。出版的书籍和发表的文章在显示我国犹太文化研究取得成就的同时,也有力地说明了犹太文化研究在国内的普及和提高,以及中国学者对这一学科的了解和把握。

3. 犹太文化研究国际交往的增加

迄今为止,中国已经举办了十余次犹太文化研究的国际会议,外出参加国际会议或学术活动的人次更是不胜统计。无论是中国学者的走出去,还是国外学者的请进来,无论是在国内举办国际会议或学术活动,还是到国外参加国际会议或学术活动,这类的国际交往显然体现了中国犹太文化研究取得的进步和成就。

4. 犹太文化研究在高校的开展

在高校中开展犹太文化研究和教学是中国犹太研究深入开展和将犹太研究引向深入的一个重要标志。众所周知,高质量的研究只能出于专业研究人员之手,高校自然成为犹太文化研究的主力军。到目前为止,有超过2/3以上的研究成果出自高校也就不足为奇了。高校中开展的犹太文化研究还突出地表现在犹太文化课程的开设和犹太文化研究方向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招收和培养上。高校中犹太文化课程的开设和人才的培养是我国犹太文化研究人才辈出和源头活水不断涌人的根本保证。

20世纪90年代初成立的南京大学犹太文化研究所是国内高校中最早对犹太文化进行系统研究、取得丰硕成果,同时享有较高国际知名度的文科研究机构。该研究所的建立是为了满足中国学术界日益增长的对犹太文化了解的需要,并推动犹太文化的研究和教学在国内、特别是在高校系统的进一步开展。近20年来,该研究所不间断地开设一系列犹太文化课程,涉及犹太历史、文化、宗教、社会、民族、反犹主义和纳粹屠犹等方面,招收和指导犹太历史文化研究方向的硕士生和博士生数十名,有力地促进了犹太文化教学在大学的开展。其自身经过近20年的发展已成为中国人民了解犹太文化的重要信息和资料来源,被视为中国犹太学研究领域的领跑者。

组织撰写、翻译出版犹太文化研究方面的书籍一直是南京大学犹太文化研究所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尽管先前并没有以系列丛书的形式出版，但是，无论是涉及犹太文化各个方面大型工具书（200余万字，1995年获得第九届中国图书奖）——首部中文版《犹太百科全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还是学术专著《反犹主义解析》（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犹太文化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犹太人的故事》（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或者是包括《现代希伯来小说选》（漓江出版社，1992年）、阿格农的《婚礼华盖》（漓江出版社，1995年）、阿尔弗雷德·高乔克的《理性之光——阿哈德·哈姆与犹太精神》（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年）、马丁·吉尔伯特的《犹太史图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丹·巴哈特和本-沙洛姆的《以色列2000年：民族和地域的历史》（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雅各·马库斯的《美国犹太人：1585—1990年，一部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拉海尔·伯恩海姆-弗里德曼的《地窖里的耳环》（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沙洛姆·约冉的《抵抗者：一个真实的故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犹太人告白世界——塑造犹太民族性格的22篇演讲辞》（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大卫·格罗斯曼的《狮子蜜》（台湾大块出版社2007年）、撒母耳·科亨的《犹太教——一种生活之道》（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年）等在内的译著，都为国人了解犹太文化和推进犹太文化研究的深入开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在纪念犹太文化研究在中国全面开展20周年之际，我们决定组织出版“南京大学犹太文化研究所文丛”，以实际行动进一步推动我国业已开展的犹太文化研究。该文丛的规模初步定在20本左右，作者既有中国学者，也包括国外学者，预计用5年左右的时间出齐。组织出版该文丛的目的是为我国广大读者、学者提供深入了解犹太文化方方面面的书籍。内容不仅包括纯学术性的理论著作，也包括面向普通大众的读物；既涉及犹太历史、文化、民族，也涉及犹太宗教、思想。所选书目以现当代作者的著作为主，凸显时代关怀，贴近雅俗共赏是我们的出发点和希望实现的目标。

徐新

2008年识于南京大学犹太文化研究所

目 录

绪 论	001
第一论 文化的起源	005
第一节 犹太文化的蕴育之源	005
第二节 犹太民族之源	010
第二论 文化的基本内涵	017
第一节 宗 教	018
第二节 律 法	035
第三论 文化的构建	046
第一节 元典文化的构建	046
第二节 传统文化的构建	054
第三节 大众生活的文化构建	064
第四节 新时期的文化构建	071
第四论 文化的宗教性	077
第一节 犹太人的宗教性	078
第二节 犹太生活的宗教性	088
第三节 犹太文化宗教性的原因	095
第五论 文化的新发展	098
第一节 哈斯卡拉运动	099
第二节 犹太教科学	108
第三节 犹太宗教改革	115
第四节 犹太复国主义思潮	134
第五节 新时期犹太文化的主要特点	141

第六论 文化的新中心	143
第一节 流散地的犹太文化中心	143
第二节 以色列国的成立	157
第三节 以色列国的建立对于犹太文化中心的意义	160
第七论 文化的世界性	168
第一节 犹太文化世界性的内涵	169
第二节 犹太文化的世界性元素	179
第八论 知识分子的历史作用	205
第一节 犹太知识分子的构成	206
第二节 犹太知识分子的文化贡献	220
第九论 成功的文化机制	241
第一节 修补世界	243
第二节 特选子民	244
第三节 为我一利他	245
第四节 金子是好	249
参考文献	256

绪 论

自 20 世纪 80 年代犹太学研究在我国学界开展以来，犹太文化在我国的广泛介绍和传播已经超过 20 个年头了，人们对犹太民族和犹太文化的了解可以说已经超越了肤浅的阶段，再加上中犹人民间的交往也在扩大和深入，无论是走出去的国人，还是到我国来的犹太人在数量上都有很大的增长。我国学界和读书界对犹太人和犹太文化的了解不再仅仅限于表面和抽象。这从客观上为我们撰写犹太文化论这一类的书奠定了基础，也使读者能够从一个不同的层面去品味犹太文化。作为长时间从事犹太文化研究者，我们之所以能够承担这一研究任务也是因为我们对犹太文化的理解和把握已经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可以从自身的角度去论述博大精深的犹太文化，并与广大读者分享我们的心得体会。

众所周知，在世界古代文明发展史上，犹太民族是一个以文化成就引以自豪的民族，在文化构建方面以成就卓著、贡献良多而著称。在跨度近千年的古典文明时期（公元前 500—公元 500 年），犹太民族打造了两座文化高峰：以《圣经》为主要核心的《圣经》文化和以《塔木德》为核心的《塔木德》文化。这样的成就在古代世界文化史上应该说是极为罕见的。在随后的年代里，尽管犹太人的主体离开了孕育其元典文化的故土，但是以文化定天的犹太民族坚持自己的传统，一直通过文化构建的方式确定民族的发展方向，坚持对传统思想的学习和对传统文化内涵的挖掘以及在日常生活中对民族文化的践行，使得犹太民族成为人类历史上一个在文化上“一以贯之”的民族。文化在犹太民族留存上的伟大作用和意义就不言而喻了。

如何论述犹太文化，如何在一本规模不是很大的书中论述好犹太文化，使读者能够在阅读后有所收获，一直是我们在构思本书过程中思考的问题。对人类文明多有思考的著名学者亨廷顿对犹太文化有过这样的评论：“犹太文明的价值不在于它是普遍的，而在于它是独特的。”^①确实，犹太文化是一

^①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69 页。

种独特的文化,一种在各个方面都独树一帜的文化。

独特的文化自然需要用独特的方式表述。为了便于读者的把握,我们对书的内容进行了如下安排:

首先用一章的篇幅对犹太文化的来源,包括犹太民族的出现和孕育犹太文化的源头进行了介绍和评论。尽管文字不多,但有了这一章的内容,犹太文化就不会成为无源之水,或者无本之木。不仅如此,犹太文化作为一种最初起源于“东方”的文化也就得到了揭示。

接下来的一章对犹太文化的基本内涵进行了概括,特别是对其中的一神思想有较为详尽的分析和论述。一神思想是犹太文化中的核心内容,也被视为犹太民族对世界的主要的贡献。许多我们熟悉、了解到的犹太思想实际上都根植其上。由于一神思想是中国人最难以把握的一种外来思想,对它的真正理解也就自然十分重要了。我们相信这一章的内容能使读者对犹太教与犹太文化和犹太民族的不可分割性(或者一体性)有所了解。

一个民族的文化无疑是该民族不断营造和构建的结果,尽管构建有有意和无意之分。“犹太文化的构建”一章揭示了犹太民族在过去的2000多年中为了民族的留存是如何积极构建民族文化的,凸现了犹太民族的文化性和对文化构建活动的自觉和重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文化构建实际上是犹太人全民参与的一种活动,犹太文化的大众性得到了彰显。了解犹太民族的文化构建活动是我们了解犹太民族及其文化的一个重要切入点,是审视犹太文化若干方面的重要视角。在我们自上而下都在强调重视文化建设的今天,我们似乎又多了一个可供参照的思路。

“文化的宗教性”一章则对犹太文化与宗教的联系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人们常说,犹太民族是独特的民族,其独特的一个主要方面表现在宗教性上。对犹太人的生活而言,宗教是根本,从摇篮到坟墓人们都可以感受到宗教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不仅如此,犹太人的宗教一直是维系民族团结的纽带,成为犹太人身份的重要标志,是了解犹太人文化、社会乃至政治生活的钥匙,是犹太民族散而不亡的重要原因。该章的内容对于生活在世俗思想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或长期接受无神论思想影响的读者去理解犹太文化或许是大有助益的。

接下来的两章论述了犹太文化的新发展以及以色列作为犹太文化新中心的出现。这实际上是在揭示历史悠久犹太文化的与时俱进和在当代的新发展,涉及的内容包括犹太启蒙运动、宗教改革运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等。在经历了这一系列新发展后,犹太文化开始呈现出多样性的特征,传统意义上在犹太教统领下的犹太统一性遭到了挑战。然而,这一新发展造就了一

大批具有现代思想、属于世俗范畴的犹太人，也使得犹太文化更具包容性、科学性，与当代社会思潮契合得更为紧密，融入现代社会的进程加快，世界性特征更为鲜明。可以说，犹太文化在这一过程中则彻底实现了自身的现代化。自 19 世纪以来，犹太文化的现代化是与现代以色列国的建立与发展联系在一起的，以色列作为一个国家取得的所有成就都离不开犹太文化的现代化，而以色列国的出现和发展使得犹太文化的中心重新回归犹太人的故土。这一过程对于进一步促进中华文化的现代化应该说是具有积极参照意义的。

犹太文化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这一思想在“文化的世界性”一章中获得了积极的表述。此章重点论述的是这样两个方面：首先是犹太文化影响的世界性，即犹太文明在与其他文明交汇融合的过程中对其他文明所产生的重大影响，特别是犹太文化的主要形态对世界文明进程的影响。其次是犹太文化本身所蕴涵的世界性元素，即犹太伦理、精神、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的普世性。这样犹太文化的世界性不仅体现在犹太人基于历史交往对世界各民族文化以及世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所产生的影响这一层面，更体现在犹太文化的某些本质性要素与现代世界价值观念之衔接和契合的层面上。该章的内容对于社会上流行的口号性说法——“不了解犹太文化，就不了解世界”是一个具体且有力的诠释，使人们对犹太文化的影响有更为具体的认识。

犹太文化发展到今天完全应该归功于犹太知识分子。犹太民族是世界上第一个确立知识分子为民族主导力量的民族，犹太知识分子的领导地位可以说在 2000 年前就得到了确立。事实表明，犹太知识分子对于犹太文化的塑造以及犹太民族的留存是至关重要的。“知识分子的历史作用”一章集中阐述了构建犹太文化的犹太知识分子阶层的形成以及在历史上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从中读者可以感受到犹太知识分子在犹太民族历史上扮演着无可替代的角色，而犹太人对知识的尊重则为犹太知识分子提供了发挥作用的广阔天地。

进入现代以来，犹太人的成功有目共睹，也是世人特别关注的。“成功的机制”一章试图从犹太文化的内部机制对造成犹太人巨大成功的现象进行一番认真审视，特别是着眼于那些属于精神思想层面内在因素所起的作用，使读者能够察觉优秀的文化传统对于犹太人成功的贡献，将犹太人的成功与犹太文化有机地联系起来，从而认识到犹太文化所具有的独特性。

毋庸置疑，以上的安排不可能对博大精深的犹太文化所有方面进行面面俱到的论述，不过，我们相信已有的论述还是能够有助于读者对犹太文化

主要方面的了解和对犹太文化精神内涵的把握。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人在撰写此书前已经发表了数部涉及犹太文化的书(特别是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犹太文化史》)。因此,本书在材料的运用和内容的安排与在这之前出版的书不免会有所重叠和借用。好在这些书的对象不尽相同,论述的重点更是有别。相信本书带给已经阅读过本人先前出版书籍的读者的新意不会太少。

本人的两位博士生(饶本忠和胡浩同学,现已毕业,并在高校执教)在读博时参加了本书的撰写。他们的名字在由其撰写的每一论末尾标出来,成为他们学术成果的一部分。

南京大学犹太文化研究所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一直得到若干基金会和犹太个人的慷慨赞助和支持,本书的撰写也不例外。我们在此需要特别感谢的是 Skirball Foundation, Diane and Guilford Glazer Fund 和 The Exilarch's Foundation, 它们的支持除了确保研究能够开展和深入外,还具体形象地展示了犹太文化最美好和最令人感动的一方面。

第一论 文化的起源

犹太文化是人类文明中为数不多诞生于上古时期且以“一以贯之”之势延续至今的文化样式。自历史进入古典文明时期以来,由于犹太民族的独特历史经历,犹太文化对世界文明进程,特别是西方文化的形成,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使犹太文化不仅能够成为中东地区仅存的一个延续至今的文化,而且能够成为一种对世界文明进程,特别是西方文化的形成,产生如此巨大影响的文化?要认识犹太文化的这一力量就必须了解犹太文化的特征和内涵,而它的特征和内涵之形成则首先离不开蕴育它的社会和环境。为此,我们将从蕴育犹太文化的社会和环境入手,展开对犹太文化的论述。

第一节 犹太文化的蕴育之源

虽然犹太文化是人类文明史上为数不多发端于上古时期的古老文化,但是与许多古老文明不同的是,它在文明初始阶段不是主要依靠自身的力量逐渐生长起来的,而更多的是在汲取和借鉴其他文明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因此,无论是它的起点,还是高度都与众不同。如果将犹太文化与中华文化或者印度文化的起源进行一下比较,人们便不难看出它们之间的差异,进而凸现犹太文化的一些显著特征。众所周知,中华文化或者印度文化是从一个蛮荒之地,或者说是在一个文明尚未出现的未开化环境下逐渐发展起来的,在它们的周围也没有任何足以对其产生影响的文明样式的存在,因此,它们自然成为那里文明的开创者。人们经常用“一张白纸没有负担”来形容在没有受到他人影响、没有历史包袱的情况下自由自在发展的状态。中华文化或者印度文化出现并成长在这样的环境中,它们的早期发展无法获得任何的借鉴,也不会受到任何其他形式文化样式的影响,自由成长成为其文明形成的唯一方式,因此,任何成长或培育出来“文化因子”都可以成为

日后自身文化的一个部分,成为自身的传统。当然,在这一背景之下,形成过程中也就少了取舍和选择,这一成长过程可能变得漫长,也具有自己的独特方面。然而,犹太文化就不同了,它不是产生于“一张白纸”之上,而是产生于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之中,是在一个已经取得很高文明成就的文化基础上并有其提供取舍的过程中产生的。因此,犹太文化的出现与其说是一种渐进发展,不如说是一种突进,是在对原有的文明内容进行汲取、借鉴、扬弃的过程中出现的。而正是这样的起点造就了犹太文化的非同寻常。不过,在进行具体论述之前,有必要首先对它的蕴育之源进行简单的梳理。

犹太文化的诞生地从广义上讲是今天人们所说的中东地区,若具体而言则是两河流域。所谓两河流域指的是幼发拉底河(The Euphrates)和底格里斯河(The Tigris)流经的区域,具体地理方位在今天的伊拉克境内,史书通常根据希腊人的称呼冠之为“美索不达米亚”^①。

两河流域被国际学术界认定是人类文明的最早诞生地。它的新石器时代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万年左右。游牧是生活在那里的史前人类的主要生活方式。公元前6000年,游牧民族开始在这里聚居,特别是它的下游南部地区成为越来越多游牧民的定居点。游牧民在向农人过渡的过程中,开始建造村舍,开垦荒地。其结果是农业和饲养业得以出现,并成为一部分人生活的主要方式。考古发现证实:公元前4000—前3000年是两河流域由史前时期转向历史时期的开端。生活在两河流域南部地区的居民基于生存的需要,在掌握人工灌溉技术和兴建灌溉系统的过程中逐步组织起来,相继建起了一个又一个城邦,完成了从氏族社会到文明社会的过渡。城邦群的出现标志着一种崭新的、人类社会闻所未闻的文明样式——都市生活的出现。为此,人们把都市生活(相对于原始部落或原始村庄生活而言)的出现视为人类社会的一大跃进,是人类从史前时代步入文明时代的一项重要标志。

毫无疑问,这里所说的两河流域文明并不是由一个民族一朝一夕创造出来的,而是在众多生活在那里的民族相互吸收、相互继承和相互促进的基础上,经过数千年的漫长历程,从萌芽到发展并最终走向成熟的。两河流域文明虽然呈现出多样性,但在主体上更体现出某些一脉相承的统一性,成为一种文明的标志。尽管如此,单个民族在开创文明过程中的独特贡献还是不可抹煞的,需要给予特别的关注。

在审视两河流域文明的起始阶段时,人们会发现有三个民族在最初

^① 即“Mesopotamia”,古希腊语,意为河流之间地带。

1500 年的历史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他们分别是苏美尔人、阿卡德人和阿摩利人(亦称巴比伦人)。正是由于他们的存在和贡献,两河流域文明从萌芽发展到辉煌,成为人类文明最早的摇篮。

最早开创两河流域文明的是苏美尔人,他们生活的时代一般被认定在公元前 3100—前 2350 年之间。在这期间,苏美尔人在发展农业,建设城邦,并在艺术、建筑、社会、宗教、文化教育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世人注目的成就,开创了人类文明史的先河,当之无愧地被视为开创人类文明的先驱。^①

阿卡德王朝(约公元前 2350—前 2000 年)的出现是两河流域历史的转折年代,是统一帝国时代开始兴起的年代。一个使用塞姆语的阿卡德人首先以征战的方式建立起自己的帝国。在随后的年代,两河流域成为群雄争起、帝国纷争的时代。征战成为一个新兴民族实现自己称王称霸目标的主要手段。不过,尽管阿卡德人在政治上取得主宰地位,但由于在文化上远远逊色于苏美尔人,阿卡德人在征服了苏美尔人同时,心甘情愿地接受了苏美尔人的文化和生活方式。苏美尔人创造的文明因此在阿卡德人手中得到继承和弘扬。到了乌尔第三王朝(约公元前 2113—前 2006 年)称雄时,苏美尔文化再度受到抬举,出现了新的繁荣。阿卡德人国王乌尔纳木颁布的《乌尔纳木法典》是迄今所知人类历史上出现的第一部成文法典,其文明成就可见一斑。

古巴比伦王国在公元前 1830—前 1530 年一跃成为该地区的主宰。这一时期,两河流域实现了空前的统一,特别是在该王国的第六代国王汉谟拉比当政期间,古巴比伦王国涵盖从波斯湾至地中海的广大区域。汉谟拉比王因此不无自豪地自称是“强大之王、巴比伦之王、阿穆鲁全国之王、苏美尔和阿卡德之王及世界四方之王”。汉谟拉比本人由于其制定的《汉谟拉比法典》更是永垂青史。

至此,在苏美尔人、阿卡德人和阿摩利人的共同努力下,两河流域文明的大厦已经建成,文明的特征和内涵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相对的稳定。随后 1000 多年的历史尽管多彩纷呈,群雄崛起,人们用不同的名称冠之,但事实上应该均视为这一文明的延续。

两河流域文明作为人类文明的曙光,它们的出现对人类文明,特别是本书所要论及的犹太民族的出现和犹太文化的诞生的影响是巨大且深远的。尽管两河流域文明的内容和特征十分丰富,但是它的宗教和法律部分具有

^① 著名史学家撒母尔·克莱默(S. N. Kramer)称苏美尔为人类历史的开始。其一部影响深远论著的书名就叫《历史始于苏美尔》。

鲜明而不同于其他古老文明的特征,对犹太民族和犹太文化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也正是这两部分,因此,在这里要多费些笔墨对之进行描述。

宗 教

考察和审视两河流域文明,人们会不难发现其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宗教在社会上的作用和地位。尽管每一个古老的文明都包含宗教的成分,但有关考古证明,宗教在两河流域文明中所具有的地位还是不同寻常的,表现得异常突出。事实表明,在两河流域文明的初始阶段宗教就已发展成为社会中一个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都与宗教密不可分。例如,迄今为止在两河流域进行的任何考古发掘活动中,人们都会发现大大小小、形象各异的神像。这些神像尽管是陶制品,亦非精致,但是其无处不在的事实,形象地说明了宗教与社会的关系。

事实上,若是考察当时的社会生活,人们不难发现,在两河流域,宗教犹如一根强有力的纽带将社会的各个方面联结起来。一切社会活动,无论是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法律的、文学的、艺术的,还是个人的都无一例外打上了宗教的烙印。可以说两河流域人民的生活是紧紧围绕宗教开展的,两河流域的建筑、绘画、艺术是被宗教热情所激发的,文学和历史描写的是与神有关的活动,就连科学也都渗透着宗教思想,司法及伦理道德更是密切联系着宗教。人们对自然、社会及其自身的理解不仅以宗教为出发点,而且往往以宗教为归属。^① 例如,城邦之间的战争被看成是主宰城邦神灵之间的冲突所致,而胜利则最终依靠神的恩赐。人们对宗教的认识,对宗教作用和地位的重视可见一斑。

这种无时无处不在的宗教既是两河流域文明的基础,同时又是两河流域文化的动力和当地民族创造力的源泉。因此,那种把宗教看成是两河流域人们“理解自然、社会及其自身的思想纲领,是支配、激励一切文化现象和人类行为的力量”^② 的观点是很有见地的。

两河流域文明对宗教的特殊认识以及置宗教为社会生活的主导对犹太民族影响极大。事实上,奠定日后形成的犹太文化的根基不是别的,正是宗教。在这一特征的影响下,宗教自然也成为了犹太文化的核心。这一核心在犹太文化中被称为“Judaism”。大多数辞书将该词解释为“犹太教”,即犹太人的宗教。然而,对于犹太民族而言,这里所说的“Judaism”若是在希伯来

^① 参见于殿利、郑殿华:《巴比伦古文化探研》,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02—103 页。

^② 郑殿华、李保华:《走进巴比伦文明》,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02 页。